

書名 儒林外史評二卷 光緒十一年寶文閣刊本  
 撰者 清 張文虎 撰  
 卷 卷下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風世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2  
 編號 D8692700

# 卷下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儒林外史評二卷 光緒十一年寶文閣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儒林外史評卷上



## 天目山樵戲筆

其序  
 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  
 功名富貴具甘酸苦辣  
 四味炮製不如法令人  
 失心瘋來路不正者能殺  
 透去其腥穢及他味至極  
 近世演義書如紅樓夢實  
 有過之蕩寇志意在救水  
 寫陳麗卿劉慧娘使入傾  
 陽鐘元黃弔挂蹈入封神  
 矣外史用筆實不離水滸  
 描寫世間實情實理不必  
 酬接中事頻見可以鏡人  
 以其有下材為非也  
 外史中材為非也

書者一肚皮眼淚則批書者之所望也  
 及王太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勿負著  
 是緒特為名士下其寫官場僧道隸役娼優  
 尤丙子天目山樵識  
 以緒丙子天目山樵識  
 外史中材為非也  
 其有下材為非也  
 酬接中事頻見可以鏡人  
 以其有下材為非也  
 外史中材為非也



科3015

儒林外史評卷下

天目山樵戲筆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問道人可又是龍三那奴才可見來之非一二次矣

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變可見其術

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大奇

你又說錯了夫妻無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王太太無此婉婉

我做太太的人只該坐在房裏替你裝圍碟剝果子當

家料理愈出愈奇○讀者雖茫然不解然而亦猜著兩三分

你這狗頭在京裡拐了我幾拾兩銀子走了不知怎

自己去了鳳冠脫了衣服僧俗了



纔不敢開謝了金東崖出去了龍三去後自應稍敘來

墨故略之或當時諸人聰明如讀者意會不復瑣問邪

小兒僂倖進了一個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暗繳上文

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與匡二間景蘭江言潘三被掣一樣筆法

是我們下船那日拿問的了荀

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

敘事中忽下讚語前所未有

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

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張致二意謂略不經意

首卷了也如不見怪小弟也有一句盲瞽之言一見便加評騭是公子脾氣

我也曾見過他的詩才情是有些的亦未深許

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鮎魚櫻筍下酒

之物妙人可惜那三箇俗物無可談然則王太太倒有名士風味

這是而今詩社裡的故事小弟看來覺得雅的這樣俗

掃盡西湖上許多惡習

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站著拍著手唱李太白

清平調真乃穿雲裂石之聲引商刻羽之奏妙人

喫到日上時分照耀得牡丹花色越發精神又有一樹

大繡毬好像一堆白雪楊執中家如何

裏面拿出一串祁門小爆燴口裏說道貧僧來替老爺

醒酒何處得此雅僧斷非前日所見鋪眉蒙眼的那一個



小弟醉了恕不能奉送鮑師父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

去目空一世

點了一賣板鴨一賣魚一賣猪肚一賣襍膾王太太見著又要罵

不見世面的貨了

杜慎卿勉強喫了一塊板鴨登時就嘔吐起來慎卿此番落難

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裡看見自己的影子徘徊

了大半日所謂顧影自憐

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著建文軟弱久已弄成

個齊梁世界了未嘗不是

我和你到永甯泉喫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

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有天

趣彼三人恐未必解此

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

先生季葦蕭之知慎卿亦不過因其考試而知之

只聽得一個人笑著吆喝了進來說道各位老爺今日

喫酒過夜廷璽身分口聲全不似文卿了

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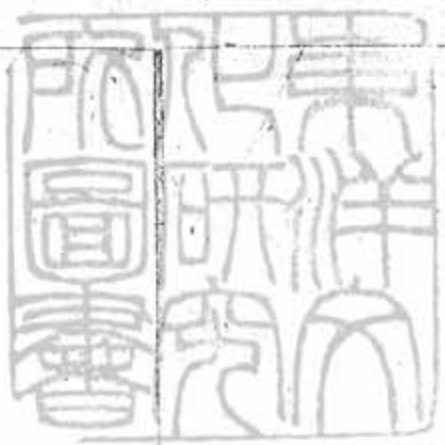
得季葦蕭數語不禁為之色舞然而葦蕭胸中亦祇有二十七州縣詩賦

首卷九字也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極其投合葦蕭亦俗物耳然狡



點靈動勝於諸人  
慎卿入其彀中

杜慎卿聽了笑了一笑記在肚裡慎卿是有深心者與少卿不同

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還是弟兄輩亦然或有

重不在此

只怕而今做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兄弟亦不論潦

潦倒

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然則還有小半個未走到

姑娘十二分的人材還多著半分何妨湊齊

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開口便是才子佳人

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南史梁蕭譽惡見婦人相

去數步遙聞其臭

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以言

難道人情只有男女麼朋友之情更勝於男女魔頭

千古只有一個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這個獨得情

之正怪癖極矣

吾兄生平可曾遇著一個知心情人麼以言

季葦蕭暗道他已經著了魔了待我且耍他暗道

一八字太拙擬易云季葦蕭沈吟了

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動不動說像個女人賊

天下原另有一種美男只是人不知道賊

只一句話該圈了上

我若叫得他來又不作為奇了賊



洗臉擦肥皂換了套新衣服徧身多薰了香可笑

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讀者已笑不可仰而杜慎卿尚未知

來爺在樓上老爺請坐我去請他下來此時不知慎卿

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頭戴道冠身穿沉

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個大鼻子

滿腮鬚鬚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來霞士身形留在杜慎卿眼中看出以作

笑一杜慎卿喫了一驚說道哦與沈天孚的哦遙遙相應

一個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四書何人不

東崖非其人耳這樣快活的事偏與這樣人受用葦蕭已神往其間

季葦蕭跳起來道有這樣妙事何不早說可不要把我

樂死了便宜這狗頭通省梨園子弟各班當云通省城

季葦蕭道豈但句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我們聽聽

王留歌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餞別慎卿北行一去不

餞別四字可省來叩見杜少爺杜少爺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暗想他這人慷慨我何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



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些生意過日子此亦文鄉所不肯為

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真乃天高地厚之恩先冒他

我轉說出一個人來也只當是我帮你一般你卻不可

說是我說的自己既不能幫而轉薦於人又引以為己

為壑費老爺所謂也不是甚麼厚道人

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

給人家用此等說話少卿安得而知之而筆之於

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你也該認得

下文是教他投王鬍子卻又牽連出邵奶公無謂

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

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此一番傳述是為少卿寫照然而杜氏族誼平

常慎卿已親口招認

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效勞了數月還說

卿銀子貴重可知只是聲色場中不惜所費耳

叫作四號墩今謂之四

一個通紅的酒糟鼻酒鬼招牌

韋四太爺來了客熟

慎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尙帶著些姑娘氣韋四太爺

慎卿為姑娘氣其實不止姑娘氣

要杯酒喫又大雅又豪爽好鬍子天下後世酒人當鑄

口自不俗想著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只

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著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隻老  
伯便極力相助人情勢利只知幫東家省錢積聚那肯  
賓是主皆如此若果如此主人翁辭客不遠矣是  
不易得

家裏仍然赤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章四太爺歎

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太爺一言為定評

太老爺著實喜歡這鮑廷璽曾許著要照顧他的子未

見杯子面王鬍子

少刻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來頭戴瓦楞帽身

穿大濶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大眼黃鬍子

見過卻又扭扭捏捏假

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

胡鬧不曾讀過甚麼醫書民乖處今之笨賊卻偏要嚼

幾句云內經內經

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騙兩回粉湯包子喫將來挂

招牌就可以稱儒醫說得卻

只是手太鬆些不管甚麼人求著他大捧的銀與人用

只送何用便

邵老了想起來道是有的是老爺上任那年做了一罈

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裡說是留著章

四太爺同喫的邵老了想即邵奶公之妻不

那酒和曲餬一般堆在杯子裡聞著噴鼻香必要寫到

讀者可惡



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就是他喫厚道極矣精細極矣古之人與今之人蓋有哭行之者而今已矣悲夫悲夫讀至此何能不

我聽見門上說到了遠客慎卿在南京樂而忘返了氣

不接下氣滿胸一個王父母

況且你的客住在家里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

就替你陪著客你就到汪家走走請酒的是汪家請的

是杜少卿與臧三哥甚麼相干如此著急

喂的有七斤重的老鴨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

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喫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裡去頑

此等俗物何必一定拉他喫少

就叫燒許多紅炭堆在桂花樹邊把酒罈頓在炭上此

休矣鬍子酒鬼殺風景

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把桌子擡到簷內此間用著

韋四太爺捧著金杯喫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可知只

味酒

送進來與少卿查件數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明知他

查定不

把錢都還了柴米店裏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

沒有沒奈何只得再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

的慢慢做著工算衣箱纔送進來隨腳復進來回話而

之後其母一會暴死而復到杜府求借時候不合情事



敢如此嘗試也○因箱內并無衣服惟恐酒後  
查點故免起鵲落隨後進來取出情事宛然  
至少也要買十六兩銀子的棺材衣服襪貨共須二十  
金全不知人  
情世事

原評

婁太爺是暗要章太爺是明喫至裁縫王鬍子各各  
有算計少卿之法婁太爺不見破綻不可度以小人  
恨之亦未說出他不是處也章四太爺光明磊落落絕  
無渣滓豈可與張俊民臧蓼齋裁縫王鬍子輩同論  
或云不知裁縫果死母親否曰豈但無死母親事并  
無箱中衣服蓋是虧空本錢無以賠償串通王鬍子  
料定必不查點作此把戲卻也虧他  
裝得像我不查點孟子校人一節悟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傑 婁煥文臨別遺言



昨日擾了世兄這一席酒我心裡快活極了別人家料  
想也沒這樣有趣我要去了連這臧朋友也不能回拜  
乘興而來興盡而返鬍子快人有此快語○此老  
又磊落又風致我可惜無九年半的陳酒請他

你要賺錢罷了說這許多鬼話誠如君言

而今這銀子在這裡拿天平來請少爺當面兌杜少卿

道那個耐煩你算這些疙瘡帳明知少卿脾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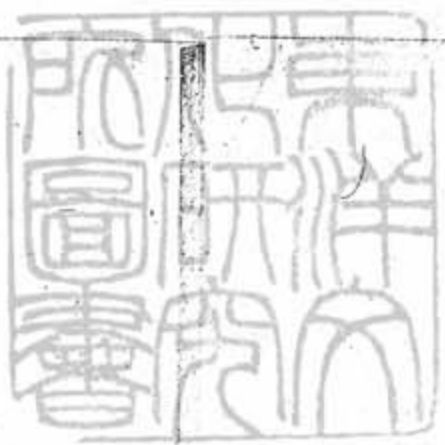
鮑廷璽拍著手道好爽快好爽快拿大杯來再喫幾杯

鮑廷璽此時已壞極矣分明受王鬍子之託故臧

杜少卿笑道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臧三下流無恥

何以與

鮑廷璽又笑道笑談笑談二位老爺都該罰一杯打插科



我為文  
卿一哭

就是我的通家子姪將來進了學穿戴著簇新的方巾

藍衫替我老叔子多磕幾個頭就是了杜少卿與張俊民之言如此張俊民為友而其奴

縣裡人都說他是個混帳官不肯借房子給他住王父

是混帳官老師而今

你也不曾向我說過我曉得你甚麼心事你有話說不

是一初原說我自道道理而今要請個道理了

家裡有個老母親謂鮑老太平

只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你過江舞起幾個猴子來

你再跳不過請你幾頓酒何苦儘口幫襯

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仍不殼

我是有子有孫的人一生出門在外今日自然要死在

家裡難道說你不留我實情

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

經人物不說中舉人中進士便見此老見解

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我心裡喜歡只是也要看

來說話的是個甚麼樣人知人不易

慎卿雖有才情也不甚麼厚道人你只學你令先尊將

來斷不喫苦一番遺言語語切實

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還遇著個知

已少卿遷往南京之舉蓋亦發之於婁太翁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婁太爺回家之後自此就沒有

人勸他越發放著膽子用銀子此特筆也見婁太爺平日非不勸

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戲子則不足

跳猴子則有餘恐王太太又在在家等候喫人參了

見不是事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天去其疾而

賤姓遲名均字衡山此回以後祭太伯祠諸人漸漸聚

人故於此先出少卿以覓屋故先到盧家而衡

處州馬純上嘉興蘧駝夫同選三馬二獻故於此先出又帶

出蘧駝夫

皆江南名壇領袖壇定要說到名

只見櫃臺上伏著一個人在那裡看詩指著書上道這

一首詩就是我的我亦不問而知

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狗頭得

令兄已是北行了慎卿北行從葦蕭口中說

少卿兄揮金如土為甚麼躲在家裡用不拿來這裡我

們大家頑頑應伯爵

我也尋兩閒河房同你做鄰居把賤內也接來同老嫂

作伴這買河房的錢就出在你應伯爵聲口

談及哄慎卿看道士的這一件事得意

又是郭鐵筆同來道士來拜出之道者所以曠帶前文又



預為蕪湖絕糧  
時伏一救星也

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甚是相合逗起議禮

叫做姚奶奶來見姚奶奶雷

王太太見杜娘子著實小心不敢抗禮王太太

鮑廷璽在河房見了眾客口內打渾說笑固是戲子本

無之○文卿是世襲戲子廷璽則本止人之子且文卿本

過領班而已而相去天淵此亦世風升降之一端也

這姚園是個極大的大園子此即後來隨園也

園外簡齋固已自言之然詩話中又稱極太蓋借景於

竟攜著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擎著金杯大笑著少寫

我因他不同這一班詞客相聚所以前日不曾約他

此其所以為莊紹光知已不似  
今人請客夾七夾八儘此一席

我家老爹去世了特來報知亦少卿急欲會莊紹光讀者

借其天下無可奈何之自矜其文法真無可奈何之事然

季葦蕭打聽得姚園的事絕早走來訪問科不知要來插

食而已麼混些酒

這老人家為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纔如此尊重報

答他評者猶橫生議論蓋未曾細辨

但大人如此厚意我即刻料理起身到轅門去謝將謂

會莊紹光矣卻又作一折

那船真走不動了船家要錢買米煮飯杜少卿叫小廝

每一尋只剩了五個錢老曲折折要苦

儒林外史評

三



杜少卿笑道原來是來霞兒笑者猶憶慎卿事也

來霞士會了茶錢好了走出茶館門了

下寫燕里韋闡思玄稿韋四太爺名至此始見

韋四太爺現在樓上仙乎仙乎從天而降讀者亦渴念久矣

韋四太爺兩手抹著鬚子哈哈大笑說道我當是誰原

來是少卿你怎麼走到這荒江地面來出場便有趣頗念髯翁別來

無恙

你在我這裡喫了酒看風轉了我拿十兩銀子給你去

我為少卿一快

太陽落了下去返照照著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不畫所

次日便到北門橋去拜莊紹光先生那裡回說浙江巡

撫徐大人請了游西湖去了此番必會莊紹光矣而又不然筆力如怒馬不可羈勒

放著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禮樂兵農是文章裡辭藻如何

真當

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恐未必能敵過漢唐否

徒惹高人一笑所以甯可不出去的好言之懷然○古之人量而後入

免得斷送頭皮

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個賢人是吳泰伯卻竝不曾有

個專祠大文章發端

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

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鄭重正大學是真儒見

識

江甯府姚志文苑傳樊明徵字聖謨一字軫亭句容人博學而精思其於古人禮樂車服皆考覈而制其器有受教者舉器以示之不徒為空言也著書四十餘種尤詳金石之學

###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忙取一件舊衣服一頂舊帽子穿戴起來拿手帕包了

頭不好的微黃面皮不用荷葉水染

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為甚麼裝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  
豈放著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畱著我在家春天秋天  
同你出去看花喫酒好不快活為甚麼要送我到京裡

去娘子故意問你豈不識



杜少卿叫兩個小廝攙扶著做個十分有病的模樣路  
也走不全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下就不得起來杜少卿

生不作假祇此一遭符裝得像賢者真不可測

袖子裏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知縣自己尚能寫呈子耶不知何時預寫

此間頗有隙漏

恰好李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這事就罷了早些調任免得人家

了裝病

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

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秀才有何不結局想怕歲考耳然尚未就

徵恐不能免

這兩八面如傅粉唇若塗朱舉止風流芳蘭竟體惜慎卿未



此見

馬純上道書坊裡選歷科程墨持運的便是晚生兩個

鄙哉馬二先生他心裏只有此一件事

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學遠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欲

攀附

遲先生有制禮作樂之才乃是南邦名宿

旋語

高老先生聽罷不言語了高翰林胸中亦有禮樂則唱戲是亦有制禮作樂之才則

錢麻子是

錢朋友怎麼不見

我只愛駝夫家的雙紅姐說著還齒頰生香駝夫聞之以為何如

我婁家表叔那番豪舉而今再不可得了鶯脰湖平人頭會乎

雖做了幾十年官卻不會等一個錢來家既已發達仍不發達

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歇話這些話是教養

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那著當了真與上文制禮作樂話針鋒相對

正是借張罵李

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正經人是誰錢麻子是也

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上面寫道不可學

天長杜儀須學淮清橋錢麻子

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為法當云都該以錢麻子為法

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亦未必然





總不必管他河房裡有趣我們幾個人明日一齊到他家叫他買酒給我們喫只有這狗頭最乖

俗語說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所以曾子不喫臧三

民裁縫黃鬍子都是喫羊卵的今日季葦蕭蕭帶著許多人來喫羊卵

不是喫茶的事我們今日要酒要羊卵下酒

先生說的可單是擬題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樂大全

上說下來的甚麼易便只甚麼聲

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

該有五十多歲那有想嫁之理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

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十五

多歲想嫁也未必無然孟子言親之過小則非此之謂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引趙岐孟子注云莫慰母心謂母

心不悅也范云不悅蓋有心苛虐少慈恩此與少卿意合

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

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

此是少卿現身說法

這一說果然妙了魯小姐聞之未必謂然

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園大樂這就是你彈琴飲

酒采蘭贈芍的風流了何嘗不然

據我說鎮日同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嫂子看花飲酒也

覺得埽興葦蕭俗物何能知此

才子佳人及時行樂又是才子佳人至此已底裡盡露

一個人占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確有見地



小弟為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

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此法可行○貧家有女只宜擇門

亦擇人為配自娶妾者多而圖

遲衡山嘆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

此人之迂無藥可救

這人姓莊名尚志字紹光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鄭

出他卻閉戶著書不肯妄交一人未有妄交而能

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傲

不得的此又與杜少卿

答娘子語不同近來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這盜賊橫行

全不肯講究一個弭盜安民的良法有治人無治法今

亦無如之何也已○弭盜安民亦文章裡詞藻

响馬來時只消小弟一張彈弓叫他來得去不得未免

先生若不信做友手段可以當面請教解官更

連那店主看了都嚇一跳嚇麼○

天色未明四字見下此

莊紹光坐在車裏半日也說不出話來也不曉得車外

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麼句當壞了

蕭吳軒省悟悔之無及至此纔省悟

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絀此拔疑當作割○

原評



及乎親身遇盜幾乎魄散魂飛藏身無地可見書生  
紙上空談未可認為經濟能況無縛雞力者乎此不  
足以為莊  
紹光病

###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尋遍了藏在家裡萍叟云又

名然太勞苦不如遠公孫安坐得之更不如牛浦郎只好

像先生如此讀書好古豈不是個極講求學問的為不足

問亦不足為讀書好古

除下頭巾見裏面一個蝎子莊徵君笑道臧倉小人原

來就是此物莫謂臧倉正是保全莊徵君名節

自己揀了一個著筮得天山遯用朱子事

老先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裡走走我欲收之門牆以為

桃李危老先生口氣○青溪文集有上宮保某公書

但不由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

天下以倖進之心固是科目中人見識然謂開天下倖

之主然後能舉非常之典

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站在門首正是手足無措非看野景

翻來覆去睡不着動心不能不

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徵君道年高人

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他口裏只有

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老婦人已踏



起來了直著腿白瞪著眼原來不是活是走了屍屍老翁咽氣雙管寫走

齊下一絲不亂

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放他出去還算有主意

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義理不深故此害怕纔是徵君身分

看著掩埋了這兩個老人家非欲以此市德不忍人之

心而

莊徵君買了些牲醴紙錢又做了一篇文莊徵君灑淚

祭奠了可謂仁至義盡借此亦足見莊徵君為人○初

此曲折以避直率然皆天節歸時又有此節固是作者添

要從正途出身不屑這徵辟今日回來畱待下科掄元

庸惡陋劣鄙俗不堪反不

若說掄元來科一定是長兄小弟堅臥煙霞靜聽好音

蕭柏泉道在此還見見院道麼當面搶白他全然

拜了祖先與娘子相見笑道我說多則三個月少則兩

個月便回來今日如何我不說謊麼娘子也笑了杜家

大妻莊家一對夫妻

和娘子連夜搬到元武湖去住恐不能連夜搬否此作

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與筆書中此類不少

有仙凡之別

中山王府裡發了幾百兵有千把枝火把把七十二隻

漁船都拏了渡過兵來把花園團團圍住小題大做官

若果有江洋大盜



你只去權坐幾天不到一個月包你出來逍遙自在有卻

原評

如見徐侍郎居然不以門生禮自處回復大學士其  
言似傲而實恭如評者處此將以門生禮自處邪回  
之好名非身通叛逆之保竟傲然不顧邪盧信侯惟失  
出力紹光木非山隱逸不當責以高士之行作者  
於紹光無貶辭評家隱逸不當責以高士之行作者  
吹毛求疵失之過刻莊墓志銘稱乾隆丙辰召試有  
據小倉山房集程綿莊色拒之以此不入選外史所言  
欲招之一出門下者正色拒之以此不入選外史所言  
即此一門下者正色拒之以此不入選外史所言  
然乾隆一事未又被經明修之名集此乃以後湖當之  
不得例幸未又被經明修之名集此乃以後湖當之  
以隱逸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賢主祭

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個鄉村叫做麟紱鎮虞博

書中第一人

上寫著易經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正為名士

當初替你定下的黃府上的親事而今也該娶了虞博

善矣如耶太公

忽家裡遇著事情出來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可見有

個一定可謂樂天

我這裡有十二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總給你

我還要畱著做幾個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

拿去和鄰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幫舉博慷慨之



名若杜少卿當此必傾囊以付不暇後顧矣

虞博士病中聽見和娘子商議拿幾件衣服當了託那

太公打發報錄的人只是行所無事與周進范進絕不同

那時正值天子求賢康大人也要想薦一個人在眼前

而不薦康大人者亦可知矣

這徵辟之事我也不敢當況大人要薦人但憑大人的

主意我們若去求他這就不是品行了既慕虞博士文章品行拜為弟子

子而又勸以此等舉動何也然孟子之門亦有陳代固不足怪

借了楊家一個姓嚴的管家跟著前後無所謂姓楊者恐楊乃祁之誤

國子監有位貴門人姓武名書字正字這人事母至孝

極有才情老先生到彼照顧照顧他王老先生何人能作是語此與周進

託荀玫又不同

武書道不瞞老師說門生少孤奉事母親在鄉下住隻

身一人又無弟兄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己整理所以

先母在日並不能讀書應考及不幸先母見背一切喪

葬大事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一開口便滔滔

耳○竝不曾說到其母節行

門生便隨著少卿學詩補筆

武書道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因是後來窮之無奈

求個館也沒得做沒奈何只得尋兩篇念念也學做兩

篇便隨去考就進了學武書正在自述得高興卻因虞

話頭此處斷而復續自數不清

無非欲顯其聰明歷考高等耳



後來這幾位宗師不知怎的看見門生這個名字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補了廩安知非王先生之力○王先生本武書者或者也曾放過學差或是南京

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八學門生又是八學的一等第一知武書者

乃漸漸收斂見初見諸人如此後令堂可曾旌表過了麼博士本意所重

即傳書辦到面前分付道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急欲問此句見虞

你作速辦妥了以便備文申詳上房使用都是我這裡出師不愧

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渾雅兩人品題俱當

春光已見幾分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幾時我和你

攜尊去探望一回自形骸為道學者

是積年相與學博的相與學博不過為老

老師該做個生日收他幾分禮過春天正欲清談偏來

你賣了就没處住我這裡恰好還有三四兩銀子明

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拆了人家屋賣又要借

不如羈之署中觀其作為而處之○既表親在少卿

豈不知其人而以房屋託之於此頗近少卿

他最沒有品行打偏手是有品行

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當面罵他俗人

我們這監裡有多少考的起來的朋友老師託他們做



又不要錢又好看了八十八兩頭心中  
你且請他進來門斗云鎖在那裡博望

那監生姓端其人姓端下文如  
你既然冤枉我原該替你辨白行所無事

湯相公一節正與少卿看墳人作對以有用之銀充  
無底之壑智者不為○既屬表姪亦宜教之徒捐銀  
以資其浪費  
仁而近患

###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便請出臧荼與眾位相見寶貨

遲衡山約齊杜儀馬靜季荏金東崖盧華士辛東之蘧  
來旬余夔盧德虞感祁諸葛景本蕙郭鐵筆蕭鼎儲信

伊昭季恬逸金寓劉宗姬武書臧荼此下全寫姓名不  
用別號鄭重其事

也然則此遲衡  
山宜稱遲均

懸著金字一匾習禮樓三個大字泰伯祠宜細寫  
一遍以昭鄭重

遲衡山亦當書遲  
均下同

我兩人要做引贊馬先生浙江請馬純上先生三獻眾人

推讓固公論也然遲杜是倡祭之人無自為三獻之理  
故特推馬二先生序法平中帶側讀者自見然細思此  
時除馬二先生外  
更無足當三獻者

這一回大祭不可無此結束  
與前首尾相稱

我們生長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從不曾看見

這樣的禮體聽見這樣的吹打又寫旁觀一層作  
餘波神完氣足

張鐵臂見蘧駝夫也不好意思臉上出神此大祭後忽接  
此一節如天





外奇峰○在天長時未表明張  
俊民即張鐵臂故於此補出

俊老你當初曾叫做張鐵臂麼當面直問出來固是

前日監裏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未除氣未深

上頭分付下來解懷脫腳認真搜檢檢果可以得真收

悄悄遞與他你拿去寫此則值場的幫人

虞老師推不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此節卻好然亦

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本不為奇武

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所以難得知博士者

武書驚道郭先生自江甯鎮一別又是三年一向在那

裡奔走又一出落法○祭泰伯祠後特

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只是不應徵辟

曾在江西做官降過甯王所以逃竄在外王惠乃

大祭後接寫郭孝子何也泰伯之事太王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三以天下讓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德之至

入者武書亦孝子也○郭孝子纔是書中第一人而

未與大祭亦孝子也○郭孝子纔是書中第一人而

意在言外祭亦孝子也○郭孝子纔是書中第一人而

據金跋兩花臺祠几祀先賢二百三十人而此獨舉

泰伯者泰伯青宮冢嗣而潛逃避位如棄敝屣其於

功名富貴無介意儒林外史除虞莊杜遲諸人皆不

對題亦作此此番大祭亦居然系名其間得無文不

###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讐

我這裡拿十兩銀子少卿你去送與他不必說是我的

儒林外史評

知少卿必要贈銀故如此  
說然而少卿豈肯掠美

杜少卿自己尋衣服當了四兩銀子武書也到家去當  
了二兩銀子來可憐

莊徵君聽得有這個人也寫了一封書子四兩銀子送  
來與杜少卿伏筆是

尤扶徠用了一顆同官縣的印分付差人你領了這婦  
人拿我這一幅綾子遇州遇縣送與他地方官看求他

都要用一個印信你直到他本地地方討了回信來見我  
先寫此一節者見尤公本來好善非徒因虞公書信而助郭孝子也

我這裡有個海月禪林蕭雲仙張本  
因厭京師熱鬧所以到這裡居住和尚○俗僧惟恐不熱鬧



一口缸內放著一個梨每缸挑上幾担水拿杠子把梨  
搗碎了擊雲板傳齊了二百多僧眾一人喫一碗水此

先生去尋著他凡事可以商議能見信於朋友如此其  
其實無謂

尋著了尊大人是必寄個信與貧僧免的貧僧懸望菩薩

這路多是崎嶇鳥道二字誤用

夜晚路上有虎馬牌先到

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月亮裡看老虎

亦是奇景

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若落俗手必要寫

力與虎鬥否則又要請太白金星  
山神土地前來救護種種惡套

還把兩只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裡不動方

才一直去了太費心了回  
來還是落空

必定是還要回來喫我貴虎之相知  
相知心

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損人不  
利己者

請於  
虎鑒

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著樹枝頭上有個人咄咄  
郭孝

子幾為月  
亮所累

就很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暴躁人  
鑒此

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榦戳進肚皮有一尺多

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榦越搖越戳的深進去此是那  
東西上

了月亮  
的當

這兩件東西你們拿到地方去請賞罷惡物自己喫不  
成人卻替人做

了別  
敬

這是我雪道兄到了此老和  
尚亦奇

任你堅冰凍厚幾尺他一聲響亮叫他登時粉碎此亦  
奇物

兩邊都是澗溝那冰凍的支稜著恨不帶雪  
道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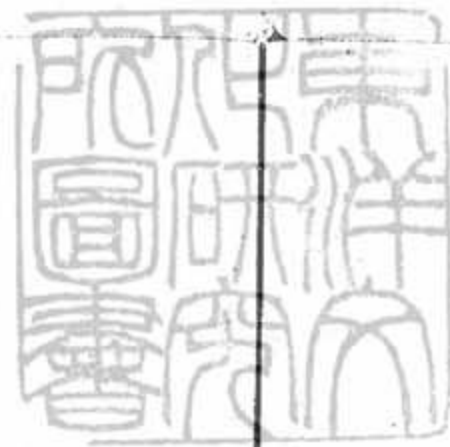
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此舉似多事十兩銀子做  
小生意夫妻兩個可度日

矣

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他就拜了郭孝子做

師父郭孝子為王惠子未知究是何人偶見寶山李保  
泰齋生文集胡孝子尊親記有歙縣胡仲長入闕





等親事附記云仲長將赴閩自念孱弱不能涉險阻遇  
行脚僧仗勇絕倫延至家肄習經年又云在閩中輒遇  
瞽者漸歎洽告以故瞽者故通於盜常為盜伺日我故  
知爾父爾父現使外洋未回未幾歸令孝子往見遂奉  
以歸豈即其人而為之耶  
增飾其事以諱之耶

一莖鬚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裡去戳出一個大噴嚏來

那老虎倒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前面一座山

頭跌在一個澗溝裡山行的記著須帶擗鼻散可以辟

西羅九斷路的章法不板○兩次遇虎中間卻夾著紅東

唐傅黃中為諸暨縣有部人飲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云

睡有虎嗅之虎鬚入鼻噴嚏聲振

提著郭孝子的領子一路推搯出門便關了門進去再

也叫不應竟能如是大奇大奇○有此定識定力何不

南顛道時用之於倣

買通了這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詩用後漢姜

他就把這尋父親的話細細寫了一封書帶與海月禪

林的竟之緒而文脈實老和尚趙大是蕭吳軒手底游魂見雲仙能竟未

承莊徵君入都來

那和尚便是响馬賊頭趙大披著頭髮兩隻怪眼趙大

形纒現

就照依禪林規矩擡到後面院子裡一把火就把你燒

了斷何不斷反受其亂

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順便去成都會會郭孝子吉岡

洵然生乎動

這裡茶不好也既云這茶不好何以

儒林外史評

三



何不請到小庵裡去喫杯茶老和尚歡喜道最好喜亦  
無謂○行脚  
僧何論茶味

曲曲折折走了七八里路既云不多幾步何  
是禪林裡趕出去的惡和尚喫了一驚記性不好  
老和尚驚道貧僧是遭的甚麼難依然未悟  
就拿這葫蘆來打我店裡藥酒以賣此酒又何

老婦人慢慢說出這一個人來人要已急死還  
大祭泰伯祠何等典重忽接此危險之文令讀者驚  
心動魄真非意見所及原其故蓋欲一出蕭雲仙耳而  
雲仙奇士不可以平遞入故境一艱苦篤孝之  
郭孝子以爲引而以至險至危之境作勢於前然猶  
不能急入也則又寫此一老和尚之遇難即用前文趙  
大以通駟騎自然湊合此作者苦心而讀者茫然徒  
驚其險駟騎自然湊合此作者苦心而讀者茫然徒  
怪而已

###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你到那嶺上有一個少年在那裡打彈子你卻不要問  
他只雙膝跪在他面前等他問你你再把這些話向他

說俗手於此必要寫此婦人是

老和尚聽了戰戰兢兢將葫蘆裡打滿了酒謝了老婦

人在屋後攀藤附葛上去當云老婦人遂將葫蘆打滿

攀了葫蘆在屋後

老師父你快請起來你的來意我知道了原來少年

只見惡和尚坐在中間牀上手裡已是拿著一把明晃

晃的鋼刀可怕

不想刀口未曾落老和尚頭上可刪

飛了進來四字亦可刪

惡和尚擡起頭來又是一個彈子把眼打瞎只得兩眼

觀世音菩薩所以必要修成入萬四千清淨寶目

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並非有意救你四竟是杜少卿

同而不

不死當以厚報厚報拜他九晝夜水陸道場

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卻來這店

裡坐的安穩喚

那少年道我姓蕭名采字雲仙纔出雲仙姓名

郭孝子見問這話哭起來道不幸先君去世了王惠之死從郭



孝子口中說出

我本是湖廣人王惠山東人何以并籍貫都改

而今比不得春秋戰國時這樣事就可以成名此非為

任你荆軻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雲仙之彈惡和尚是非

借交報警之比喻以荆軻聶政殊覺不倫

博得個封妻蔭子是說到封妻蔭子仍

郭孝子武藝精能少年與我齊名出補

巡撫將事由飛奏到京朝廷看了本章大怒奉旨差少

保平治前往督師小題大做要

只見一個人手持短棍正待上前來打他與他十兩銀

生意度日矣卻又不安本分故態復萌殊為郭孝子累

儒林外史評

三



看我師父面上又襲水許文法卻又似梅三相聲口

三十多歲光景身穿短襖腳下八搭麻鞋面上微有鬚

此處又補寫木耐年貌

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裡馬大老爺受了重傷過了兩

天傷發身死現今屍首並不會找著既云受了重傷又營中何以屍首無著

身死是並未破虜死於

那書本子上的話如何信得信者但兩位都督並未看過書

本子

我們儘力放些大砲放的他們不敢出來也就可以報

捷了看他轄略裕如

兩位都督得了將令不敢不進到底算他大膽

城裡被殘的百姓各人頭頂香花跪迎少保進城椅兒

楓城兩節敘事簡略非全書注意所在也

著平治來京兩都督回任候陞蕭采實授千總太簡略否○此

如崑腔班做武戲稍演架子耳

原評

如郭孝子指教蕭雲仙一段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吾謂郭孝子一番議論正對準鳳四老爹而發乃不於鳳四老爹傳中見之而見之於蕭雲仙傳作者之意微矣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像這旱地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糧食了須是興起



些水利來利欲開墾先興水便叫百姓都團團坐下蕭雲仙坐在中間拔劍割肉大

碗斟酒歡呼笑樂痛飲一天雲仙又經濟又風雅又豪爽我以為在虞莊杜三人

見那綠樹陰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羣的牽著牛

也有倒騎在牛上的在田塍溝裡飲了水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和我也

只是這班小孩子一個個好模好樣也還覺得聰俊怎

得有個先生教他識字便好既有以養之必思所以教

就叫他做些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

庭抗禮以示優待誘掖獎勵教民之法備矣○可惜只學的時文

查該地水草附近照顧應請減核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於該員名下

著追查送他些使費就沒話了○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何必氣惱我

的產業攢湊攏來大約還有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

便了辨非此父不生此子○此部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聖人復起不易

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仁義之人

蕭采辦理城工一案無例題補給子就有幾十兩銀

儒林外史評



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此時貂裘向火不知怎麼樣  
快活哩此其所以為都督大老爺○雲仙語甚  
蕭雲仙讀了又讀讀幾遍不覺悽然淚下有觸於中亦木耐有以啟

令堂旌表的事部裡為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纔准  
了部吏能事件如此正與蕭雲仙報銷對照

蕭雲仙拿出一個卷子遞與武書道這是小弟半生事

跡專求老先生大筆又是儒林外史本色來

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此時送他上門去何以送

岸上叫了一乘轎子擡著女兒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

口門落在大豐旗下店裡無媒無妁自送到門非妾而



士女為正  
室之理

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呆

我而今一乘轎子擡到他家裡去如此便無人議

把我悄悄的擡了來何以聽

不怕他飛到那裡去謹防飛去

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極

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呆

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麼肯把女

兒與人做妾青天

何至自行私送上門顯係做妾可知又是青天

說他是個刁健訟棍更青天



打了一個包袱穿了七條裙子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  
通了那了鬟五更時分從後門走了深不可言是魯智

或者遇著些緣法出來笑尚怕恥

如評者之意似欲以瓊枝配雲仙謬哉瓊枝行徑正  
與鳳四老爹相同觀其作為似乎動聽而實無謂惡  
得與雲仙同日而語

###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是四月盡間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了一  
席果碟沽幾觴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武書在湖裡  
游游母難之辰飲酒請客  
此亦六朝以後惡習

毘陵女士沈瓊枝精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

巷內賜顧者幸認毘陵沈招牌便是欺可

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了卻挂起一個招牌來豈不  
可笑必要疑  
到此

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笑道這還是舍

姪卻是先君受業的弟子杜少卿武書與莊濯江父  
子相見寫得參差錯落

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極趣

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

會我就有趣了是儒林外  
史面目

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此人疑即  
程魚門

在雞鳴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約衡山

兄來做一個大祭此舉竟虛

只有這一夜纔睜開眼若見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

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

肯保佑人地藏菩薩喫人哄到如今人亦被地藏菩薩哄到如今

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裡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

此女亦未能免俗

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挂一鈎漸漸的照過橋來畫所

次日武正字來到杜少卿家遲衡山不來者迂也莊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為江湖之盜之自取

只一雙手指卻像講究勾搬冲的卻看得細耳

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草蛇灰線

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拐字不切當

只見兩個人垂著手站在榻子門口像似兩個差人又

怎麼肯把一個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張耳何在

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瓊枝幾與

被他一個四門斗裡打了一個仰八叉武書眼法乃知

觀面迎著王義安王義安尚在邪

上面三間草房都用蘆蓆隔著後面就是廚房活地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消息

儒林外史評

三

三

三

三

三



嚼的滓滓渣渣淌出來滿鬍子滿嘴唇天壤間有此怪物好與龍老三

行抗

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的紙馬可憐周倉不得躬逢其

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裡面揀兩個留在這裡伺

候文卿之風

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文卿在九原當

據汪容甫揚凱傳兩子皆中進士此書形容處未知得其實否

### 第四十三回

野芋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你們只管說話這個人是那裡的痕神妙

他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寄來的

臧岐是要用之人卻如此遞入

大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

工夫去看那騷婊子此非大爺所好○六老爺

為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鹽

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認不得實妙極宜保薦卓異○其

此者不勝知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為由希圖抵賴真正

無此等事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為了馮君瑞一人興

師動眾蠻夷生事是宜問罪亦須看事

既然怕與師動眾不如不養活這些閒人了湯鎮臺強



未免微功之意然在今日此等武官何處得來

府裡知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個字寫作多帶兵

馬我這元寶送為筆資筆誤之罪小若敗露

苗子們今日過年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亦頗

湯鎮臺自領本標人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調度亦

山之戰

他已逃往別洞必然求了救兵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

不可不預為防備兵知

但是上頭問下來這一句話卻難以登答明明像個飾

詞了老吏

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

法擒捉他了此人頗

鐵溪裡龍神嫁妹子那妹子生的醜陋怕人看見差了

多少的蝦兵蟹將護衛著他嫁介子推妹乃亦

率意輕進糜費錢糧著降三級調用以為好事貪功者

戒欽此討些沒趣○湯奏貪功固不可與雲仙並論

野羊塘之捷頗與椅兒山機局相同○汪容甫楊凱傳

點綴不求甚解非作者注意所在○汪容甫楊凱傳

###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看看江上的風景將亦儒

湯鎮臺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



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個下流氣質此正氣只在臨河上構了幾間別墅左琴右書在裡面讀書教子者竟有儒風

高老先生告假回家在揚州過小姪陪了他幾時高老最喜相公宜其契合

卻喜小姪的文章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又似武書口中人總喜以考作自張門面○可見武書初時器識無大異於蕭柏泉後得虞杜甄陶始成正果蕭柏泉叫他寫個晚生帖子既寫聘書即該用門生帖有達之不應也

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賄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求著他做親勢必至此

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喫酒的人惡爛至此然此等人非脫空捏造

十一日挂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每學取三名覆試余二先生取在裡面十六

日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後細書月日為文張本

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個人分小人也以姑息

娘子親自整治酒肴杜娘子能如是乎不可及

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晉人何得知唐有此等官號此其所以為仙



買通了一個親戚來說夜裡夢見老太太鳳冠霞帔指著這地與他看要葬在這裡老太太何不託夢於乃郎沖到二先生眼上登時就把兩隻眼睛瞎了原說要瞎眼郭璞先生不

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妙哉可惜朝廷不肯行此法

余大先生折開一看面如土色亦如匡超人見潘三訪單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這畢竟是件甚麼事前同既云面如土色則已知東窗事發此假作不知耳我們衙門裡拿到了強盜賊穿著檀木靴還不肯招哩

是差人聲口

可見這關文是個捕風捉影的了原是捕風捉影的來頭

恐係外鄉光棍頂名冒姓理合據實回明另緝審結案

蓋不過人命牽連富翁懼累賄釋並非親手行凶故未免虎頭蛇尾

哥帶來的銀子料理下葬為是傷哉貧也

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著左春坊每日就要站在朝廷

大堂上暖閣子裡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拍

他難道怕得罪他麼奇聞得未曾有

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此等還要與他辨駁二先生過

道於厚

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著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



土果然不好寫兩余盡能極妍

我們如今擾了凌風家再到虞表弟家去既約定虞家又欲兼兩家

得無

酒也喫不成澡也洗不成倒扯勸了半日亦可以不扯勸

二弟我們仍舊回家喫自己的酒喫自己的酒是穩的那知也不

不想那二觔酒和六個盤子已是娘娘們喫了只剩了

個空壺空盤子在那裡兩余先生儉樸想女眷亦久枯渴現成酒菜不作客套也

原評

此如溷廁中蛆蟲翻上翻下忙忙急急若似乎有許多事者然究竟日日如此何嘗翻出廁坑之外哉痛

確的

###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饒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不覺鄙吝頓消此事前

此聚之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淡語傷神

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道豈但

軍中小弟在青楓城六年得飲白水已為厚幸只覺強

於馬渴多矣借喫茶回映前

前代後代亦時有變遷的衡山此

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馬齒加長

猶存

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虛結杜



土果然不好寫兩余盡能極妍

我們如今擾了凌風家再到虞表弟家去既約定虞家又欲兼兩家

得無

酒也喫不成澡也洗不成倒扯勸了半日亦可以

二弟我們仍舊回家喫自己的酒喫自己的酒是最

不想那二觔酒和六個盤子已是娘娘們喫了只剩了

個空壺空盤子在那裡兩余先生儉樸想女眷亦久枯渴現成酒菜不作客套也

原評

此如溷廁中蛆蟲翻上翻下忙忙急急若似乎有許

多事者然究竟日日如此何嘗翻出廁坑之外哉痛

確的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饒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不覺鄙吝頓消此事前

此聚之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傷淡語

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道豈但

軍中小弟在青楓城六年得飲白水已為厚幸只覺強

於馬渴多矣借喫茶回映前

前代後代亦時有變遷的衡山此

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馬齒加長

否猶存

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虛結杜

和杜少卿灑淚分手閱者至此亦不禁恹然淚下或  
看著虞博士的船開了去望不見了方才回來送君者

返而君自

說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

教兒子

余大先生本到南京尋

叫做唐二棒椎是前科中的文舉人

主考何人看

不過叫學他些立品不做那勢利小人就罷了他當面罵

不

但你方纔說的門年愚姪四個字是鬼話是夢話鬼話

話

唐二棒椎變著臉道雖變了臉卻亦不怒



等余大先出來喫飯我問他余大先生也

頸子裡的筋都耿出來腐氣可掬

還虧他中個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豈有舉人而不通

一字不通者乎

你今日出去該說在彭老二家喫了飯出來的了勢利

互相譏諷又安知唐二棒椎出去不說在彭

年家眷同學教弟季萑頓首拜季萑又

豈有個他出京來帶了杜慎老的書子來給你不帶彭

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這人一定不是季葦蕭不替

杜慎卿寄書給華軒不替彭老四寄書給

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請了家去陪著三個人進了書房



門講了一天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個叫這吉相公下  
來訪的虛寫蕭訪事迷離倘恍不知如何消弭從來  
蕭之為公事有始無終厲公雖賢幕友未必能以實告  
知之矣故無須實寫

像老爹這一副酒糟臉學臺看見著實精神怎的肯准

余大先生亦能發科

半夜裡又吐吐了又痢屎老狗貪喫當場出醜

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兩個進來又鬼頭鬼腦不知說

了些甚麼便叫請出大爺來可想而知

文心如春盡之花發洩無遺正如太史公作史記至貨殖傳放筆發揮淋漓盡致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開節孝祠

話說虞華軒也是一個非同小可之人虞莊杜三人之

有軼羣之品窮而在下又嫉於薄俗故為矯激之行不

及諸君之渾厚蓋世運愈衰而賢者亦不免與化推移也

那元寶在桌上亂滾成老爹的眼睛就跟這元寶滾心連

肝都跟著元寶滾哩

都往廚房裡去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備酒也不問他在

方老六家故不問也然而已心焉數之

虞華軒拱手道也好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說幫我幾

兩銀子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此答非書

也不見一個客來也不見擺席虞家此時

虞華軒家有現成酒飯且到他家去喫再處我亦代成老爹算著

這一路  
救兵

喫了方家的好東西來了好快活惡

便叫快拿一張椅子與成老爹那邊坐泡上好消食的

陳茶來與成老爹喫不但妨使他近些聞聞香氣也好○

禍不單行

成老爹越喫越餓肚裡說不出來的苦此時不知成老

何樣子或曰正似廁裡蛆蟲翻上翻下

在牀上氣了一夜夢裡還到方家喫酒

方老六彭老二都會著竟是真的針對下文方老六同

酒開戲子正是季葦蕭牽頭

就是我縣裡仁昌典方老六同厲太尊的公子備了極

齊整的席一個人樓著一個戲子在那裡玩耍可知季葦蕭訪

事只是胡哄過去

此時已同公子坐在一處飛去飛來

八房裡堂弟是個窮秀才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襖衫出

來作揖此窮秀才未往方家亦難得

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二棒椎手裡拿一個簿子在那裡

邊記帳秀才末了一個是唐三痰手裡拿一個簿子在

那裡邊記帳兩唐競爽不愧二難

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個揖竟有者已不料其有而忽有也

權賣婆一手扶著闌杆一手拉開袴腰捉蝨子捉著一

個一個往嘴裡送尊經閣上有賣花婆拉開袴腰捉蝨子喫亦千載一時

卷下 儒林外史評



表弟我們縣裡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十字盡之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禮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來

迴龍顧祖

一個時辰就散掉了幾百兩成老爹看著他散完了睛眼

又滾得酸

###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

隨即虞華軒來賀喜華軒與余大先生主賓契合此別宜當略敘離情何以竟無一語此

作者疎忽處

從前我兩個人各處坐館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兩個多聚幾時那有飯喫沒飯喫也且

再商量動人兄弟之情

候著丈夫入過殮出來拜見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

我一個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著父親養活而今我

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

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此暗承節孝祠來

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既有翁姑何以要父

親養

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功夫要求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

請母親到這裡來我當面別一別從容就義

母親看著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為之女者心安平

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成仙非儒者之言權



辭以慰婦人耳

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此矯揉造作

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勸無來理

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意思要到外面去

作游幾時矯情者決裂於一時豈能持久

王玉輝心裡說道這蘇州風俗不好一個婦人家不出

閨門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內游蕩之理金陵杭州蘇州皆號名勝

而蘇為最俗改點綴甚略○與馬二先生游西湖似同而異

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裡哽

咽那熱淚直滾出來又用宦成誤認雙紅筆法却不嫌其複

老伯如何今日才來我父親那日不想你直到臨回首

的時候還念著老伯不曾得見一面又恨不曾得見老

伯的全書交誼可想

還不曾盡七此友既信服王玉輝又何

又在老朋友靈柩前辭行又大哭了一場含淚上船玉

輝非無性情只是歎耳然天下不歎者其性情必薄○究竟老友何姓何名至今杳然

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尋他去了莊徵

君到故鄉去修祖墳遲衡山武正字都到遠處做官去

了了虞杜諸人下落王玉輝也不懊悔聽其自然每日在牛公庵看書過了

一個多月此則王玉輝學問工夫

當初令堂老夫人守節隣家失火令堂對天祝告反風



滅火天下皆聞若也殉節死了何人對天祝告○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武正字聽見有遲衡山安知遲衡山果來

他比學生在那邊更覺的得意看到後文則高翰林在揚州時光景可知

我的同事為甚要親翁做東道明日乞到我家去事後思之

此言

就是小弟這就職的事原算不得始終還要從科甲出

身暗答秦中書語

高翰林同萬中書攜著手悄悄的講話直到亭子上去

了當時在揚州必有首尾



遲衡山同武正字信步從竹子裡面走到芍藥園邊六

游園作三起寫參差有致

我朝二百年來只有這一椿事是絲毫不走的摩元得

元摩魁得魁何人人摩元

做省的人個個都揣摩爛了揣摩的人可都中元

若是不知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孔夫子到此

當初文王周公為甚麼就引用微子箕子後來孔子為

甚麼就引用顏子文王周公孔子

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

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衡山此論圓融

卻不曾有戲非高翰林小算乃

避與下文復耳



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就少了會者以少

遲衡山武正字不曾則一聲我料兩君必不來

若說他當真有事做秀才的那裡有這許多事若說他

做身分一個秀才的身分到那裡去如今日管世事的秀才事多著哩

只因上年國子監裡有一位虞博士著實作與這幾人

虞博士也無甚學問所以不點翰林而且一部易筋經記的爛熟的在記熟

就點了一齣請宴一齣餞別施御史又點了一齣五臺

高翰林又點了一齣追信請宴餞別本地風光五臺切鳳四老爹追信不切

只聽得大門口忽然一棒鑼聲許多排場正色為一棒鑼聲生色

二婁之於權勿用莊徵君之於盧信侯杜少卿之於沈瓊枝秦中書之於萬中書不同而同而不同作

者不避複讀者不厭其複見敘事之善

###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但是剛才方縣尊也太可笑何必裝這個模樣堂堂翰林御史

竟全不招呼這個臉面卻也不甚好看是你自己攬來的

只見鳳四老爹一個人坐在遠遠的望著他們冷笑目

中看出諸人一錢不值

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妙語

秦中書也連忙道是的很是的很真正可笑○高翰林

秦初交高則曾在揚州同事安知無交涉故其急更甚

儒林外史評



合亟通行凡在緝獲地方仰縣即時添差拿獲竟依謀

辦頭此撫院亦小題大做矣

須是我同到浙江去纔得明白千卿何事○為秦中

這樣糊塗事須我同他到浙江去纔得明白直為起初

誇口欲爭這口氣耳而秦中書苦矣

那個還管他這些閒事以情論則必有此語以文論則必有此折

如果他這官司利害我就幫他去審審幫人打官司者

司則未之聞也

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便攛掇鳳四老爹同去晚上送

了十兩銀子到鳳家來說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高翰

林發急

方縣尊猛想到他拿的是個己革的生員怎麼卻是這

樣服色昨日問過一堂未曾想著何也

我是個同省的人難道這點照應沒有誰知照應了秦

子銀我實在是個秀才不是個中書連序班都是假

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大衣也沒有穿就走了出

來想來一夜睡不著

你還問哩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你還不曉得哩死嚇

他

他的中書還在判官那裡造冊哩妙

只是一場欽案官司把一個假官從尊府拿去那浙江

卷下 儒林外史評





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只消帶上一筆莫怪我說老先生  
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滾湯潑老鼠了呀

他的官司不輸你的身家不破妙

難道你也是假的秦中書道我是遵例保舉來的鳳四

老爹道你保舉得他就保舉不得一篇說話句句刀斬

似戰國策文字

不怕拖官司竟自隨他去若要圖乾淨替他辦一個妙

歎了一口氣道這都是好親家拖累了一場如今卻

也沒法了是你從他席上而訂來的不能

高翰林連忙道這個我就去秦家有錢捐了一個中書

兩下結姻施御史則因高翰林而聯絡並非真相好故

須親家代懇而高與萬舊交施亦當場同席惟恐牽連

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二三十個頭

他一個個

出銀子的人一個也磕不著然而

明日仍舊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謝去何以不謝

竟送萬中書回浙江台州去審官司去了與高

在藉御史可以出揭帖到內閣未知有此例否○高

施二人自誇科第正途動輒看人不起一遇萬中書

事手足無措破鳳四老爹弄

之股掌之中此作者寓意處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卻只得一担行李倒著實沈重來送

你是討順風去了諛語引

儒林外史評

吳

只見下水頭支支查查又搖了一隻小船來幫著泊風

了來

只有這絲客人略睡得遲些妙在不

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游客鳳鳴岐做的始出姓名

鳳四老爹猛然大悟指著絲客人道是了這客人想

是少年不老成如今上了當了機警真是老江湖

鳳四老爹沈吟了一刻他這一文沈吟

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以見昨夜月色不

我們一個人在船上過慣了的是告訴今夜瘦

那婦人也就動倒在鳳四老爹懷裡了絲客事虛寫此用實寫總

不犯



那苗鎮臺疎失海防被撫臺參了衙門內搜拿出你的

詩箋疎失海防並非反叛詩箋貢諛亦

現今撫院大人巡海駐劄本府等著要題結這一案亦

必為此小事

那太爺道這厮強辯叫取過大刑來豈有纜說一句

知道鳳鳴岐是有名的壯士其中必有緣故鳳鳴岐壯

院知名一場欽案虎頭蛇尾頗不

我與先生既非舊交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此何

於魯仲連

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你若認真感激起我來那倒是

個鄙夫之見了此等聲口絕不與張鐵臂相同

儒林外史評

萬中書被鎖去之一日鳳四老爹即向問明就裡  
往秦家嚇逼代捐請施御史出揭到部又兩日自蘇  
水西門至蘇州中換船到台州計首尾不過二十餘日  
到杭約五日即施揭已由閣  
多至一月而浙撫恐無此速  
咨部由部咨浙撫恐無此速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到伍相國祠門口得仙人

這洪憨仙兒也和我相與洪憨仙事又

那年勾著處州的馬純上德惠家兄煉丹馬二先生幾

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景蘭江輩謂之不三

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曾喫過一筋倒整千整百的被人

騙了去眼也不眨一眨第一次見面便告訴乃

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些馳馬試劍的朋友並非不

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宜云在

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個金剛巨無霸金剛巨無霸

鳳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只算

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只恐到眼

他說國公府裡徐九老爺有個表兄陳四老爺逗起陳

陳正公道歎子你為甚不和我商量他並不歎正

還怕你騙了我的怕則不怕

把行笥中餘賸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湊了一千兩封

的好好的總是以前兩票一百





只見小小門面三間一層看牆進了看牆門院子上面

三閒廳房安著櫃臺先敘明房看牆櫃臺

櫃裡朝奉道尊駕貴姓先未問貴姓

這個不妨我有道理又高興了絕

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這是你最喜做的事喫了自

白米的飯又要管人開事了

姓毛的在家不在家陳家銀子到底還不還發端

毛二鬍子見不是事只得從裡面走出來臉子帶

諒你有多大的個巢窩不教我一頓飯時都拆成平地

可稱折屋斧頭只得將本和利一并兌還纔完了這件橫事還要賠錢修理看牆

大廳樓屋

### 第五十三回

####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

籍桀紂之政○教坊司籍不過王義安流亞耳

自從娶了他鬼也不上門來也抵得一道

我昨日在國公府裡做戲那陳四老爺向我說他著實

聞你的名此後每稱陳四老爺總不離國公府三字其

在陳四老爺

陳四老爺出來頭帶方巾身穿玉色緞直裰裡邊襯著

狐狸皮襖腳下粉底皂靴極寫此時體面

上寫著積雪初霽瞻園紅梅次第將放望表兄文駕過  
我圍爐作竟日談府有此一曲便不直率亦以略寫國公

公府也○欲往仍  
回書中每用此法

只見那園裡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此處

遭寇之後屋宇雖無存而山子尚未盡毀同治三年曾  
一瞻仰乃未及兩年不脛而走李兩亭方伯修葺藩署

時雖小有整頓所存無  
幾不復見好湖石矣

我若那時在南京一定也去與祭只恐你沒工夫來

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腳色優伶輩亦不能無  
今昔之感可知事

之極盛  
難繼

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這些搢紳士大夫家筵席  
閒定要幾個梨園中人裸坐衣冠隊中說長道短陳木

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空心大  
老官

請姐夫到裡邊坐就稱  
姐夫

姐夫請也請不至將來至也  
不肯請

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是一位貴人惟其與  
徐九老

翁姑表弟兄  
所以為貴人

鄒泰來道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自然對下者知其  
必不能對下也

聘娘坐在傍邊不由分說替他排了七個黑子替他排  
下七子

者知其必不  
止於七子也

四老爺下的高和聘娘真是個對手下的高卻只  
和聘娘對手  
鄒先生方纔分明是讓我那裡下的過既然曉得了卻  
何以必要獻醜





陳木南肚裡氣得生疼拉著他只管下了去尿棋脾氣大都如此  
聘娘手裡抱了烏雲覆雪的猫望上一撲那棋就亂了

用楊如事

說到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裡喫過好酒好肴的不離國  
姑娘說的是又是我的不是了且罰我一杯又胖又黑  
酒曉得

說話

國公府不點蠟燭倒點油燈此故意

鄒大爺榧子兒你嗒嗒也榧子兒者蓋云拂

一個人一個斗大的夜明珠挂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

王錘默記米平江南大將得李後主寵姬夜見燈燭輒

云煙氣問宮中不燃燈耶日宮中每夜懸大寶珠光照

一室如晝日

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看我那表嫂不但眾人心裡

府即陳四老爺亦不過賣弄國公府三字其實九表弟

知之

你明日到國公府裡去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太祖皇帝出身

正是古廟

又是我說的不是姑娘說的是再罰我一大杯奉承所

以奉承四老爺

壁桌上供著一尊玉觀音筆伏

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裡是親戚你幾時才做官

開宗明義

這話我不告訴別人怎肯瞞你只是騙你

叫你同別人睡偃著枕頭就頭疼爬起來就不頭疼音觀

菩薩是管人這些事的真正廣大靈感

見燈花炸了一下回頭看四老爺時已經睡熟聽那更

鼓時三更半了寫景入微○燈花炸吉乎凶乎

只見前面鑼句旗句傘句吹手句夜役句一隊隊擺著

又聽見說先要擡到國公府裡去寫夢境迷離恍惚又爛柯山癡

夢一折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那烏雲鬢半截垂在地下好頭髮可惜不久要剃

愚表弟倒覺失所了沒處借貸



盛著二百兩銀子只此一遭後不為例

你到底是那裡疼痛要怎樣才好徑稱你者親之也

往常總是合著黃連煨些湯喫合著黃連不怕苦那日子

多哩今年運氣低把一個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音觀

菩薩不保佑○頂補的快來也

看經念佛觀音菩薩聽著我怎肯眼睜睜的看你上當

不說觀音菩薩真忙

虔婆留喫茶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黑棗子來賠子算完命可

去矣卻緣作者欲渡到陳和尚不得

萬一豬不生這個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未做和尙先學參禪





我又不喫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

子上還拿著一本詩念較楊老六似勝一籌

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賣掉了換了

一頂和尚帽子戴著來到丈人面前打個問訊立地成佛

貧僧今日告別了得大解脫

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此是陳和尚入道詩

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

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大會鶯脰湖冬瓜纏到茄子裡

你看這起句湖如鶯脰夕陽低西湖雅集衛體善先生

否是這話要來問我才是名士口氣

也竝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畢竟名士之子的派真傳

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此即陳和尚所謂譬

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己走到來賓樓看他從來賓樓渡

和尚渡到來賓樓過接無痕

四老爺請坐下罷了前云請姐夫到裡邊坐此云四

他今日不在家到輕煙樓做盒子會去了一文相照

陳木南看見他不瞅不睬屁股也不

躲得和尚躲不得寺明日寺在

不如捲捲行李往福建去罷只好自己

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丁言志想來不喫

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不知拆了幾千字積下來

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花梨桌上從未放此二十個錢真是

剝汚光了頭出家去了後半個夢先應了○可有薙髮詩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都已漸漸消磨盡了黯然銷魂

覺的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盤站起身來道我這棋輸了

半子了到底國手能知死活諸位老爺不知也

就和太湖石一般蘇老泉木假山不過如此

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人來坐著喫茶他丟了書就來拿茶壺

茶杯大老官下場能安貧樂道如此前有少卿今惟蓋老

至於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惠的那都是窮人那裡還有

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那裡還肯到

我這裡來深通世道練達人情豈真阿獸

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裡處處不脫

這雨花臺左近有個泰伯祠感慨無聊間引入○此鄰居老爹亦不俗

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都沒有秦伯祠是全書主腦今將一片兩個人前後走了

一交終卷不可不重表一番蓋寬道這些古事提起來令人傷感傷心之極令人廢書而歎

我們不如回去罷倒不如興盡還家閒過遣

那一輪紅日沈沈的傍著山頭下去了纔見東升又看西沒自古以來



幾千萬年日日如此無人理會卻被  
 淡淡一語提出聖賢豪傑俱當痛哭  
 何不同些學校裡人相與相與也  
 也只看得見  
 也只好為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  
 斗方名士七律詩翁  
 立標招客自稱風雅

聞荆元之言當掩口胡盧而笑

喫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  
 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清天白日明自正大學校裡人未必見得到未必說得出

長到三四十圍大梧桐長到三四十圍恐無此理蓋十字衍文

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悽然淚下此作者自評其書所謂曲終人

不見江上數峰青其下直接沁園春一詞餘韻繞梁儵父乃攬入幽榜一回真如狗尾

第五十六回 終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原評

一上諭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結全部大書綴  
 以詞句如太史公自序瞎關我疑此五十六回即評者所作

跋

是書為全椒吳敏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文  
 木老人吳固全椒望族先生尤負雋才年又少不可一  
 世伉爽急施與以芒束之辭踵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  
 資之不二十年而篋金盡矣雍正乙卯舉鴻詞科當事  
 以先生及從兄青然先生名應堅臥不赴客金陵為山  
 水所痼遂移家焉四方文酒之士推先生為盟主鳩同